時舊氣上升。竟自追入屋內。向其脫帽行禮。並令老李快把蜜蜂罐子。多拿幾個來。送給他們吃。老李明白。趕緊從外拿入。余即雙手奉在洋大老爺面前。尤其覓怨那兩個女子。那下士外國人。舉起手中木杖。照余後身打來。余急躲過。然已無及矣。幸喜那個外國人。好像不願打人。趕緊上前把他手杖奪過。遂向余點首笑謝此蜜蜂禮物。那個德國人看着兩個姑娘一陣獰笑。兩個姑娘。又嗚嗚哭起。那人舉手要打。又被那個軍官模樣的人攔住。余急急向那兩個姑娘說。二位小姐。千萬不要哭。抽空在我們大家身後走出去。最是要緊。兩個人聽余這句話。一邊哭着。一邊從余等身後溜出。藏入女中廁之內去了。那個惡劣德國人。不見兩個姑娘。料着必爲余喚走。突的掏出手槍。向余嚇嚇。當時將余吓的神魂皆冒。想跑也跑不開。再者若要一跑。此兩個姑娘。必受羞辱。登時心中一轉。遂往那軍官模樣的人身後一躲。向其拱手求其保護。果然那個人。就把余往身後一推拉着那個惡劣的德國人。走出去了。那個洋人走後。余自已說道。喝好險。差點性命休矣。此時吾友袁君與鄭鳴皋大婦兩個。及下人老李。都敢從屋裡出來。問我可曾受傷。

實事小說 庚子遇難記（七十三）

徐燮鈴編著　小小日報刊

余笑道沒有沒有。幸虧兩個人中。有一個善的。否則卽稍不同。說着。便問老李道。洋人走了。你又把街門上好了不曾。老李道。又上好啦。余又想了想道。那兩位小姐呢。老李道。我不曉得呀。余道。大概藏在女茅廁裡啦。叫他們出來吧。余這句話。原是告訴鄭鳴皋的太太說。皆因我與他倘沒引見。所以不好交談。故此這宗話音。知會他們。那鄭太太聽了我這句。果然到女茅廁裡。把兩個大姑娘找將出來。此時鄭鳴皋夫婦向余道歉。一定拉余等到他住房屋中去坐。余彼時沒有避嫌之心。遂不作客氣。就隨着吾友袁君。一同到鄭鳴皋屋中而來。原來鄭先生。是位默𮨠的鄉士。事到如今。還在那裡放着大烟盤子。燈光熒熒。并不是什吹。便手讓余躺下抽煙。余搖首道不會。鄭君笑道。這算什麼。吃口玩玩不要緊。余聞言。就來了個恭敬不如從命。於是主客共榻而吹。兩個大姑娘。站在地下。吾友袁君。坐在對面。下人老李。幫着倒茶伺候。余抽過一口。遂卽坐起。鄭君復讓。又說君如不吸。是看不起我。余道。實在沒有癮。要不我給你燒。鄭君道好好。於是余二次倒下燒烟。大家便提起方才洋人。怎樣以槍向余之胸口的危險事。兩個大姑娘。站在

組字插畫

柳燕

八字組成。首名贈。次仲五十函錄右。三日止。請向下第七版之（小小印花壹）附入猜函。無者無效。函寄前外小李紗帽胡同一號交王非乃收。尊送無效。

△前年君插畫適排首仲1集贈五字

中華郵務總局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
小小

小小日報

電話西局六八二號

每份零售銅元貳枚

第二百九十四號

緊要新聞

京津戰事恐難避免

本報特訊。前日下午五時、李派軍一團、突將國民軍防地之京兆三河縣（通州之東）佔領。該縣原駐有京兆守備隊約一營許。見來勢洶湧。旋接奉到京兆尹准許開火之命令。故即不抵禦而退。不料退至中途。復遭奉軍另一部份相遇。李軍誤認守備隊已出應敵。比即開槍。守備隊並未還擊。當派人說明退卻情形。李始停止射擊。此項守備隊。歸時在五六時。即可退至北京。國民軍駐京要人。接得此項報告。比即在某處召集緊急會議。討論應付方法。至昨晨天明始散 昨日又續向各方面探詢。國民軍要人昨晨會議結果。除維持北京治安之四大條款外。對於奉軍佔領三河一事。決即向政府質問。奉軍何以侵占防地。破壞和局。同時並決定。此種事件。或係出於奉軍局部之誤會。亦未可知。俟再來〔明〕瞭。及未奉到馮總司令命令以前。如奉軍不再向北京進逼。則國民軍無論如何。仍決守和平到底云云。據其他方面消息。昨晚佔領三河者。並非李景林部。乃其他奉軍 目的在與通州奉軍溝通一氣。更據奉軍辦公處聲稱。奉軍並無占領三河之事。姑並誌之。以備一說可也。

聯軍確已佔領徐州矣

某方面消息。某要人昨接鄂督蕭耀南來電報告。聯軍已於八日攻下徐州。豫督岳維峻並於九日赴徐州。與孫傳芳面商機要。李紀才師長已率隊進逼曹州。該電原文。覓錄於左。（銜略）頃據鄆州陳師長嘉謨潘旅長陽日西電報。頃接岳督辦電話傳諭。徐州今早（八日）已被聯軍攻下。本日（九日）赴徐與孫帥面商機要。幷令李師長紀才率隊進逼曹州等語。職師陳旅明日（九日）可抵歸德。特此轉達。弟蕭耀南川庚（八日）。又據某方面確息。徐州失守之經過詳情。據聞奉軍自固鎮大敗。宿州再敗後。奉軍業已四散。張宗昌見大勢已去。遂於六日夜半下令開始退卻。大部遂向北潰退。秩序極為紊亂。已不成軍。沿途搶刼。不堪言狀。至七日徐州已無奉軍蹤影。聯軍先鋒一小部隊。遂不血刃而入徐州。至聯軍大隊人馬。則於八日上午始到。而孫傳芳本人未到。奉軍撤退時。所棄之軍需品甚多。惟大部分已被奉軍放火燒燬。撤軍入〔魯〕者。約有二萬人。大概須俟大軍到齊。始能北進。至張宗昌方面。現仍宣稱奉軍退卻。係整旅而退。秩序極為整齊。現擬以魯軍六萬。及張作霖之援軍三萬。保守韓莊。若再不利。則退守兖州云云。惟張宗昌此次出兵。只山東一省軍隊。已在十萬以上。由徐州退去。自稱只餘六萬。其損失之多。已可概見。而此六萬之數。是否確實。殊屬疑問。其中究有若干。尚肯始終相隨。尤為疑問中之疑問。故張宗昌退守韓莊之語。吾人殊不〔可〕信。

國民軍維持北京治安

奉軍佔領三河後。北京方面之形勢。已萬分緊急。本報記者。特走訪國席昨晨國民軍要人會議之某代表。詢以北京治安。國軍持何種態度。某代表除謂國軍決不對奉軍應敵外。其維持北京治安之辦法。今晨會商結果。大體如下。（一）國民軍對於中央。始終擁護。（二）國民軍決不為地盤。權利。破壞和平。且保大往事具在。可為鐵證。（三）國民軍有維持京師治安之責。值此關會開議期中。各友邦重要貴賓。聚集京城。尤應特別注意。不能有絲毫疏忽。（四）本上情形。應請鹿警衛總司令（鍾麟）負維持京師治安全責。決不許他種軍隊。有一兵一卒。侵入北京。擾亂秩序。

清江浦奉軍完全失敗

茲據某方面確訊。該項奉軍。已完全大敗。不能成軍。〔清〕州已被繳械 恢復。而奉軍被解除武裝。已達七千餘人。邢士廉率殘部向徐州方面逃命云云。

吳光新胡為不即來京

政界消息。赴日觀操大員吳光新。昨由大連電致政府。謂本人已抵大連。稍事休養。即行來京。聞政府接電後。已電囑其俟病勢稍痊。即速回京幷電請日前赴奉之曾毓雋由奉轉赴大連。與吳面商一切。預計一星期內。曾吳可偕袂來京云。

（小）（評）（論）

塞上風雲接地陰

◁陳微乾▷

近兩日來 北方的消息。日形緊張。因環境的變化。漸漸的逼到與我們接近的地方來了。況且這幾天的謠言更多。謠言者。直可以說是事實之母。要是和平果真無望。北方的謠言。不幸而成為事實。京畿之民。將何以堪此。「塞上風雲接地陰」的話。難道真要証實嗎。

社會新聞

悟善社開辦粥廠

北京悟善社鑒於城內四郊之貧民。日益增多。困苦情形。不堪言狀。急需設法拯救。現已函請京師警察廳。請飭內外城各警區。代覓相當地點八處。以便開辦粥廠。暫以二個月為期。總監朱深。業已飭知內左一區署長祝瑞霖。內右二區署長李長聯。內左四區署長段世榮。外右五區署長金堃。外左五區署長潘碩。南郊總署長朱嘉善。北郊總署長耿濟和。東郊總署長陳韶鍚。西郊總署長劉鳳藻等。擇於貧戶衆多之處。速覓寬大之房屋。隨時呈報。以便函覆該社派員勘查。並聞該社現正置辦粥廠應用一切傢俱。並在西直。外及廣安門車站各糧貨場。定購大宗小米。每日往城內轉運。絡繹不絕。一俟覓得放粥地址。即行開辦云。血

全城煤鋪會議煤價

京師煤鋪公會會長李鳴樹。日前發出通知。邀集全城各煤鋪。定於八日正午一點。在前門外東大市臨鄉會館開全體大會。至時到會者三百餘人。由李會長主席。報告現在京師煤鋪貨已停缺。鐵路煤廠已經無貨。車皮停滯。依然無期。轉瞬嚴冬。冰天雪地。京師煤荒無法接濟。現在煤鋪購貨。由價腳錢。一律現款。售貨時交摺子者大半節賬。值此市況。煤鋪無法墊辦。希望大家討論一和衷之法云云。當有天德合舖長李雲亭發言云。嗣後各煤鋪售貨。一律改為現錢交易。以免賠墊。又有大德生舖長申實五發言云。實現錢交易。固然極好。然交節者驟然改為現錢交易。恐與營業有礙。不如改為月賬。當時全體贊成。復又討論運煤之法。及煤價增漲問題。於是議論紛紛。莫衷一是。厥後由會長提出云。在鐵路未修之前。京師煤行一律仰賴駱駝騾驟等牲口盤運。現在西山養駝之家極多。擬由全體一面聯合煤廠人。具呈交通部。要求撥車運煤。一面各家分赴西山自雇牲口。運煤接濟。至於煤價一節。暫定元煤每千斤售價六元五角。每百斤改為銅元二百枚（由即日起）。定一煤價。不准紛歧。再由公會油印傳單。分送在會各家粘貼。並送主顧之家。以明月為限。一律改節賬為月賬。如至月終不清賬者。停止送貨云云。全體自無異詞。遂於下午四時半散會云。

國政商権會開茶話會

國政商権會定於今日（十日）下午二時。開茶話會。聞其開會秩序。一。會長主席。報告開會宗旨。二。主席宣布本會分股辦事細則。三。會員分股。四。茶點。五。攝影。六。散會。

清故宮竊案續誌

日前清宮發現竊盜案一節。已誌前報。現悉盛元琦係在某大學肄業。後考入清室委員會。任宮外充為售票員（前誤為庶務員）。因元琦交友不慎。有倭富祥古玩鋪內張姓者。時常購票入內遊覽古物。以廣眼識。而張某屢以遊劵。即與元琦談識。始設法結交。不時吃飯聽戲。張某始唆使盛某盜取陶磁陳列室之古碟。並許與五元一件。盛先盜取兩磁碟。交與張某。即得十元。後張某要求再盜三個。以足五數。盛某無識。又盜取一個磁碟。藏於溝眼之中。當被巡兵瞥見。立即報告清室委員會。扭傳元琦至辦公室。盛元琦當時直認不隱。並言倭富祥古玩鋪張某在外候等接物等語。當即派人至宮外將張某抓獲。而張某亦直認不諱。並言先盜之二磁碟。已送盛元琦洋十元。該二件（指磁碟）曾有人給二千元。在鋪中（指倭富祥）因價底未售云云。清室委員會得供後。即將原贓起回。用汽車將張某與元琦一併送交法庭懲辦云。公

流彈打傷工人

駐京日英使館衛隊。近日在朝陽門外苗家地操場。射擊打靶。流彈飛出。時常傷人。於日前三里屯恒興窰工人。正在做活時。被流彈將左胳膊擊傷。鮮血直流。當送醫院調治。該窰經理宗動之已報地面。向該駐京公使館交涉云。益

國民軍雇車之定價

京畿警衛總司令部因需用大車。亟須雇用。昨特擬定雇車價目。計每輛每一度。每日發給一元。每騾馬一頭。每日發給八角。每驢一頭。每日發給四角。每人一名。每日發給四角。何師何旅所雇。即赴何師何旅部核領款云。天

剃頭匠誤傷幼女

前門外天橋南蠍怨里。門牌十一號。住戶王福田。年四十餘歲。素以挑担穿街剃頭為生。日昨下午三時許。王某行至趙錐子胡同。見門牌五十二號院內。走出一年約二十歲之少婦。携一幼女。喚叫剃頭。王某即挑担進入院內。給幼女剃頭。令幼女坐在櫈上。幼女來回搖頭。哭喊不剃。急得王某滿頭是汗。忽然接着女頭。舉刀要剃。不防地下有冰。失足滑倒。竟撲在幼女身上。將幼女壓在底下。剃頭刀砍在幼女左耳偏後頭上。深入寸許。血水籌流。少婦情急。出門喊警。旋有本管第十二派出所巡長張守仁。聞信趕來。問時。據少婦云。劉牛氏伊女竹子。年四歲。今被砍傷。後詢剃頭人王某。始悉誤傷。當將幼女送往仁民醫院救治。將王劉氏。一併帶回本管外右五區。略訊取供。旋解地方廳成訟矣。血

劇訊

▲梅蘭芳今日生辰原擬宴客因在津時連日演戲頗形疲勞故又不辦事▲程艷秋明日准演梨花記（[illegible]）

■去恩酬怨 十二 潤璞著

□□保定長史。張仁嚴正二人一見。彼此寒暄已畢。張仁遂把自己因盜賊間。來到這裡。投奔干威的意思說完。可是沒提做強盜這一層。嚴正聽完。於是趕緊引着張仁。來見干威。王威這個時候。倚仗着太監王振。早有叛亂之心。專收叛亡之徒。王威一見張仁。人才出衆。遂就留在部下。張仁此時。雖然沒坐大官。可也算有點職分啦。於是就在保定城內 找了幾間房子。遂又派人去接妻子。這且按下不提。

再說高義。已然放走了張仁。又回到獄中。告訴獄卒說。我家中有事。我得回去看看。你們可要仔細看管，今天可不比每天，千萬要留神。全都囑咐完了。又把鎖鑰。也交代明白。這才走出獄門。一直跑到家中。趕緊收拾了細軟東西。乘暗暗的逃到內衛。此時天已快亮。衆獄卒起來。查點囚犯。及至查到張仁屋內。獄卒一看。枷鎖抛在地下。人已不知去向。又一驗看。門窗戶壁。一點也沒損壞。衆獄卒嚇的面如土色。於是又到各處查找。連點影兒也沒有。這才說。按這樣子。他許上天了。那個說。不對，一定入地了。大家七嘴八舌的亂說。一點主意也沒有。後來還是有一個年長的獄卒說道。咱們還不去找高獄目。（未完）

■巧連環 七十二 給寰符著

辛人一聽一楞。抬頭一看。原來是天紅同楚娟兩人。天紅一手推著門。楚娟扶在天紅身上。不住的嘻嘻衝著辛人笑。綠意坐在床上也有一點彷彿難爲情的神氣。說老七老五你們倆要進來就進來。爲什麼站在門口。難道說是查我們的私弊不成。楚娟一邊走進房。一邊說。三姐你不要多疑。我們笑的是二少。爲什麼把朋友都放在外面。你們兩個人却跑到房裡說私話來。二少你說着也不差。辛人接口說。我是因爲老三忘記了朋友的姓名。當著他們的面。不好意思問我。所以才跑到後面來。我現在一一都告訴她了。楚鴒老七不覺失笑說。二少眞算得善於詞令。天紅說。君子可欺以其方。就算二少說的不對還不成嗎，辛人說。你們倆都夠利害的。綠意却在這個時候溜到前面去了。此時冷鴒請入看看他面上的匙管都排好了。阿金同老二正找辛人找不着。冷鴒原白也都納悶。以爲辛人此刻許在那面坐馬桶去了，等了五分鐘仍然不見來。猛然聽見牀背後的門一響。一人由床後邊出來。冷鴒還以爲是辛人呢。抬頭一看才知道是綠意老三。濟川正跟老三老四在床上說話。腹中格格作響。老四說。是二少大概是餓了。濟川這才想起。一眼看見綠意。問道。二少那裡去了。（未完）

三言兩語

■自殺 宋儒生

人謂中國內爭。不啻自殺。予謂非自殺耶。尙係神經錯亂之自殺也。神經不錯亂之自殺。乃以特別原因。清清楚楚甘心自從於死地。神經錯亂之自殺。非欲生不得。而糊糊塗塗自使血脈□枯。神經錯亂之自殺。殊有補救之良策。

歌謠投稿 合□謠

譯文

■時髦子傳 林玉航稿

□□子者。生於浮華。舉止浪漫。[illegible]歐風東漸。美雨西來。[illegible]花之膏。越女羞[illegible]花露之水。飄香洋[illegible]錶扇。皮鞋[illegible]路人之側目。竹杖揚鑣。[illegible]市人之發識。而浪子意頗自得。盡[illegible]適中西。融會古今。英皮西的。慣操半瓶之英語 之乎者也。難成一句之中文。公園之內。每出風頭，衆人之中。好吹牛屁。隨波逐浪。攀樹接枝。善窺時流。巧於趨勢。奇裝異服。多浪子之心哉。朝紅暮綠。出衆人之意外。守舊者見之。以其能敗壞社會之儉德。養成家庭之奢耗。特名之爲時髦子。且敬之若神。浪子聞之。大喜。因以爲號焉。

諧著

■艷陽樓開放預告 松亭·培庚合稿

今有燕王掃北回國。與其妻娘庚其議。修築彩樓一座。須費資本若萬金。因尙欠十五貫。所以分作八十八股之股票。每票一元錢。雖有認股者。探母之四郎。借亭之馬。又有秦瓊因買股票。雖致當鐧賣馬。張松因購股票與地圖於劉備。所得之賠款，全部認股。後又有多人購票者。不記其姓名。各本收足，遂開工建築。此樓高過黃金台。上裝設資燈數百盞。照耀如水晶樓宮。中門上高懸一扁。文曰艷陽樓。禮內陳列古代之紀念品數種。名曰刺遼之魚腸劍一口。轅門射戟一條。天女散花數百盆。搖錢樹。索荊樹各一棵。又有空城計之琴。杏花村所放之牛。曹丕所製之狗。珠簾寨所掛之寶。不記其數。物品繁多。不及披露。准於小過年

之內。每月中旬作市。任人遊覽。不收入門券費。好奇諸君盍辛乎來。地址設於南陽關內棋盤街中間開山府傍之門寺對過。

談叢

寶藏瑣記 十三 天涯遊子稿

△天狗

寶藏犬。則犬兩目眈眈視婦。不少瞬。眼眶似蓄淚痕。知事退堂。坐於書室內。暗想豈犬與之有關係耶。又轉想人畜異途。決無曖昧等事。一時腦際紛煩。矇矓欲睡。恍見有人手執大筆。在案上書一犴字。少頃又寫。仍爲犴字。移時驚醒。始知爲夢。私忖此犴字與斯案。有何關係。徒令人茫無線索。不意偶然靈機一動。頓足起曰。犴字左邊非從毛爪乎。毛爪實爲犬。若去其犬。加一女字。則爲奸。是此犴字。乃所以表示。女爲犬所奸耳。然猶不能全信。遂命衙差。叫女監獄長。可如此如此。女監獄長得知事命。乃往監中慰婦曰。汝以無罪而入獄。吾甚爲汝不平。但將來總可水落石出。汝亦不可着急。方今天氣寒甚。不可不浴。少時我即命人冒水來。你若欲換衣。我這裏也有。婦謝之。（未完）

歌謠

中國時局 包硯瑞稿

△一什麼一。偉人政客爭權利。
△二什麼二。奉浙戰爭果何爲。
△三什麼三。同室操戈自相殘。
△四什麼四。陣亡將士誰收拾。
△五什麼五。孤兒寡婦哭新墓。
△六什麼六。潰兵搶過匪隨後。
△七什麼七。敗將隱藏租界裏。
△八什麼八。藉口善後把地刮。
△九什麼九。分據地盤爲己有。
△十什麼十。洋商要求賠損失。

淺謎求教

江蘇小姐（字一）
山頂設信箱（地名一）
自問自答（字一）
郊外開鼓樂（字一）

以上三日止。管仲前三函贈。次仲及過年者均錄名。請閱下第七版之（小小印花式）附入猜函內。無者無效。專送無效。猜函請寄西安門真如鏡胡同路西。十六號交汪慧川

流口轍

時事 張寶森稿

自從民國成立。算來十四有零。淨
說幸福未想成。令人聞之心驚。
皆因人格不夠。全都權利相爭。大
眾公舉選才能。其實還得運動。
從打滬案起。至今未付判定。現
在江浙又爭風。實是中國不幸。
全是各懷私意。又和地盤來爭。戰
好地盤還威風。撈說中央命令。
就說功勞多大。那有歸在當兵。全
是大帥一人功。當兵只得認命。

小文藝

各處大旅一立。上寫二字招兵。招了百姓若干名。大概前敵送命。不孫增加附稅。說是國課聽名。不知錢在誰手中。他說另有別用。權了足有不少。當特贍充家庭。夫人買了好幾箇。說是國恩家慶。（明夜續）

戰寶塔詩

戰
搗亂
發通電
搬運子彈
調兵往前線
犧牲民命死幹
那管[illegible]局不留亂
政府禁止裝沒聽見
戰勝之後隨使佔地盤
戰敗之往租界裡逃竄

△三仙故我合稿▷

公共郵櫃

天津昭聞大哥鑒。小小收到否。 昭裴
森亭君鑒。厚贈已收。見謝謝。 敬言
思秦兄。片子印就否。祈速示知。 冷梅
竹卿兄大鑒。姑母前代請金安。 玉舫
寶星君。國色天香插畫。請速寄。 菊痴
寒梅姊。嘆樂已配好。派人速取。 雲生

謎底宣布

十月廿五日本報第二百七十八號謎語。蠶句（若三）穴穴句（窩窩頭）隔宅句（衲）（因隔宅鋸全篇共十八句也）洞房句（喜瑞） 猜雙喜者。仲前五函張醒夫。魏影山。又韓女士。王艷先。以上四君各贈一分。鄭花百敉已遵專差奉上。祈笑納。猜謎大

插畫宣佈

十一月三日第二百八十七號遊戲畫。子插畫係楊小樓小蘭英。六字組成首仲三函白文奎。揚玉田。高尚清。以上三君發函交鄉奉上。祈笑納。次仲者馬宗良。王奎瀛。荊國霖。蘇文源。楊邇廷。申冷梅。張振鐸。李金德。孟巨川。天台居十。王玉崑。劉雅泉。隨文學校。韓容亭。葉孝先。史小樵。杜芥園。魏子禹。干奎子。牛永升。馮德謙。孫化成。隱名居十。王文生。長辛店孫發民。豐台車站馬宗良。以上諸。謹錄芳名。恕不奉贈。未仲者八十一函。恕不錄名。謹謝大教。此插畫因原畫模糊。淺刻稍有錯誤。致未仲者較多。望諸君原諒。天津食客鄭雅儒謝教

十一月三日本報第二百八十七號淺謎。手扶句（軟）虛心句（竹青）天無句（一只）揭開句（打花鼓）世態句（冷生） 管仲無首仲一則李杜泉魏澂齋侯觀三。清虛居士合猜以上皆贈信箋一束。至祈兩收爲幸。下期仍乞賜教是盼。 鄂竹坪謝教

王姓名住址未詳。即請派人持原用信箋兩件取贈可也。次仲胡煥文。張錦琪。高振球。張謝芝。黃鄭送德。世外閒人。仲三則者。費石芙。李鏡坪。信堂居士。野和尚。移翠館主。李俊仁。啓明。仲二則者同和厚碧。聊主。十八子。慧因道人。學猜者陳少華女士。以上諸君。謹錄芳名。恕不奉贈。尚有未附小小印花者及欠費或仲一則者共六十七函。恕不錄名。統謝雅教。並祈見宥是荷。 耿肅英謝教